益齋集 貞

櫟翁稗說前一

至正壬午夏雨連月杜門無跫音悶不可祛持硯承簷溜聯友朋往還折簡遇所記書諸紙背題其端曰櫟翁稗說夫櫟之從樂聲也然以不材遠害在木為可樂所以從樂也予嘗從大夫之後自免以養拙因號櫟翁庶幾其不材而能壽也稗之從卑亦聲也以義觀之稗禾之卑者也余少知讀書壯而廢其學今老矣顧喜為駁雜之文無實而可卑猶之稗也故名其所錄為稗說云仲思序益齋自號櫟翁以對稗說

懿祖世祖諱下字與太祖諱並同金寬毅以開國之前俗尚淳朴意其或然故書之王代錄懿祖通六藝書與射妙絕一時世祖少蘊器局有雄據三韓之志豈不知祖考之名為不可犯而自以為名且以名其子乎況太祖創業垂統動法先王寧有不得已而怙於非禮之名乎竊謂新羅之時其君稱麻立干（麻立方言橛也新羅之初君臣聚會立橛為表其君位因號其君曰麻立干謂當橛者也干則新羅俗相尊之辭）其臣稱阿干大阿干至於鄉里之民例以干連其名而呼之盖祖尊之辭也阿干或作阿餐閼粲以干餐粲

三字其聲相近也懿祖世祖諱下字亦與干饕餮之聲爲相近乃所謂相尊之辭連其名而呼之者之轉也非其名也太祖適以此字爲名好事者遂傳會而爲之說曰三世一名必王三韓蓋不足信也

寬毅又云道詵見世祖松嶽南第曰種穄之田而種麻也穄之與王方言相類故太祖因姓王氏云云父在而子改其姓天下豈有是理乎嗚呼其謂我太祖爲之乎且太祖遠世祖仕弓裔弓裔之多疑忌太祖無故獨以王爲姓豈非取禍

之道守謹按王代宗族記國祖姓王氏然則非
至太祖始姓王已種繇之說不亦誣哉
又言聖骨將軍虎景生阿干康忠康忠生居士
寶育是為國祖元德大王寶育生女配唐貴姓
而生懿祖懿祖生世祖世祖生太祖如其所云
唐貴姓者於懿祖為皇考而寶育皇考之舅也
而稱為國祖何也又言太祖追尊三代祖考及
其后妃考為世祖威武大王母為威肅王后祖
為懿祖景康大王祖母為元昌王后曾祖母為
貞明王后曾祖母之父寶育為國祖元德大王

云略曾祖而書曾祖毋之父謂之三代祖考何也按王代宗族記云國祖太祖之曾祖也貞明國祖之妃也聖源錄云寶育聖人者元德大王之外祖也以此觀之國祖元德大王是唐貴姓者之子而於懿祖為考也貞明王后是寶育之外孫女而於懿祖為妣也其以寶育為國祖元德大王者誤矣

又言懿祖得唐父所留弓矢涉海而遠覲然則其志深切矣龍王問其所欲即求東歸恐懿祖不如是也聖源錄云昕康大王卽懿祖之妻龍女

者平州人豆恩拈角干之女子也則與寬毅所
記者異矣
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曰
王立七廟一壇一墠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漢
韋玄成等以爲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
文武始受命爲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而七
也劉歆以爲七者其正數可常數者也宗變也
不在數中苟有功德宗之不可預爲定數於詩
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

也、如韋氏之說、七廟唯周制而已、商書、伊尹曰、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七廟之制其來舊矣、班固
以劉說爲是者此也、其昭穆之不易、晦菴朱子
以左氏大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及
顔師古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者、反復論之、
今按、鄭玄曰、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
中、亦謂昭穆各以其序藏於二祧也、其曰合藏
云者、謂衆昭合藏於左祧、衆穆合藏於右祧也、
非謂昭穆皆合藏於右祧而遷於左祧、然後之
壇之墠而之鬼也、孔穎達曰、禮三年喪畢、遠祖

適遷新主入廟計昭穆之次昭次入昭廟穆次入穆廟此其說明甚又無可疑者也閔默軒潰乃謂昭當遷為穆穆當遷為昭至著論以譏朱子今考其世代編年之書又謂昭穆萬世不易向其說自相矛楯如此(閔公在慶陵時作世代編年後奉德陵命又作一書而名編年綱目昭穆之論二書不同也)兄弟相代者公羊以為昭穆同班孔穎達曰兄弟相代即異昭穆則設令兄弟四人俱立祖父之廟即以從毀故知其理必不然公羊子但言其同班耳孔氏并其世數而論之惜乎有未盡也若兄弟五人俱立將

毁其一耶。與其未毁者其親同爾。將不毁與。昭吾穆為四廟矣。是則兄弟之為同班宜也。但五人俱立則為五世。其以同班不議迭毁乎。愚意兄終弟及者。視親廟。其義固有降殺矣。親廟以七世五世迭毁。安知兄弟不以三世毁也。然不可以臆斷也。我國先君兄弟相代者。太祖之子恵定光。顯王之子德靖文。文王之子順宣肅。仁王之子毅明神是也。然則於此又如何定奪。通鑑載我太祖因胡僧襪羅言於晋高祖曰。渤海我婚姻也。其王為契丹所虜。請與朝廷共擊取之。

高祖不報、及少帝與契丹為仇、櫗羅復言之、少
帝欲使我擾契丹東邊以分其兵勢遣郭仁遇
使我見其兵甚弱、向者櫗羅之言特誇誕耳、其
言如是、後唐清泰三年、契丹立石敬瑭為帝、是
為晉高祖、與契丹約為父子、歲輸金帛三十萬
匹兩、是年百濟王甄萱逃奔歸我、請討逆子神
劒、太祖親征擒滅之、而新羅王金溥亦納土入
朝、三韓既一、乃偃兵息民、聿修文教、渤海將軍
申德禮、禮部卿太和鈞、工部卿太德譽等數千
萬人前後冒化來投、若其與渤海結婚姻則國

史未之見也以我太祖深謀遠略不務功名豈不知五季之世中原板蕩不足與有爲乎豈不知石郎之與帝羓其交不可以間乎又豈不遣一使而因異域之僧越海而謀於新造未集之晉欲爲渤海報仇於方強之契丹乎且郭仁遇之來也果能盡見我兵之虛實強弱乎晉之君臣前惑襪羅之言後信仁遇之語遂謂我太祖爲誇誕豈不謬乎

本朝經世大典奎章閣學士虞集等撰書我國事云太祖皇帝之十二年天兵討契丹叛至高

麗國人洪大宣降爲嚮導共攻其國其王降所
謂叛人者金山王子也僭帝河朔號年天成既
而席卷東犇闌入我北鄙太祖遣哈真扎臘帥
師討之時忠憲王五年戊寅冬十有二月也天
大寒雨雪而糧道不繼賊深壁以疲之忠憲王
出兵與粟以資王師殲金山坑其衆於時兩國
爲兄弟之盟今虞公之筆若王師發兵於我我
不得已而降者其掎角之功交歡之約沒而不
書而洪大宣邊郡之一胥挺身逃降爲首一旅
之衆承其彌縫而謂之共攻其國乎又言太宗

三年遣撒塔等討之其王又降置京府縣七十二達魯花赤而班師四年盡殺達魯花赤叛保海島云其所謂達魯花赤朝廷之所命耶將帥承制自置者耶府縣之小郎不論二京達魯花赤必非微者亦不書名何也且以達魯花赤若是之多其置之與殺之非細事也國史既無其文問之遺老亦莫之知此尤可惑者也竊求其所以然是時天子在北庭去我有萬里之遠事之虛實有不及知撒塔擁兵遼左與洪之宣貪其虜掠掩我之功誣我以罪激怒朝廷以肆侵

伐耳虞公考之有不詳也嗚呼自古將師者歟
考勞師以盜富貴遠人不能自白横罹屠戮者
可勝計哉
世言大臣嘗經竄謫及為有司劾免不得配享
宗廟此無稽之言也祭法曰法施於民以死勤
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
族也不在祀典今夫配享宗廟者雖非此族之
比要皆有功於國有德於民假使觸時君喜怒
以見竄謫臨事錯誤而遭劾免將廢而不祀之
乎抑有媮合苟容全身保位而無功德可紀者

將擧而祀之乎、考之國史、庾黔弼嘗流於鵠島、而從祀於太祖、尹瓘見劾於九城之役而與享於睿廟、可見此言之爲無稽也、惟其功不足以掩過者自有論耳、

吏部掌文銓、兵曹主武選、第其年月、分其勞佚、標其功過、論其才否、具載于書、謂之政案、中書擬陞黜以奏之、門下承制勅以行之、國家之法蓋與中原同也、崔忠獻擅廢立、常居府中、與其僚佐私取政案、注擬除授、授其黨與爲承宣者、入白于王、王不獲已從之、忠獻之子怡、孫沆、沆

之子誼四世秉政習以爲常其承宣謂之政色承宣僚佐之任此者三品謂之政色尚書四品以下謂之政色少卿特筆書從事於其下者謂之政色書題而其所會謂之政房斯乃府中之私稱也若琴平章儀金肯弼敞朴尚書暄諸名士皆由是以進當世榮之莫知其爲可羞也柳文正公璥與金仁俊既誅誼歸政王室其政房因而不革以王室之重任襲權門之私稱此可歎也

德陵初罷政房文銓武選委之選摠部而首亞

相領之庶幾有復古之望矣而一二腹心之臣熟於銓選者使以他官兼之久而不易於是頑鈍無能輕薄冒進之徒乘機而効尤罔上以封已使復古之美意徒為文具而已此又可歎也施及毅陵之季年日甚一日紫泥之封塗抹於宦寺之手黑冊之謗流播於婦兒之口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其此之謂乎(兒輩用厚紙墨而油之以習書字謂之黑冊毅陵在奉子山離宮以病不喜見人內外奏牘用事者衆批目下爭相塗抹竄納與墨至不可辨時人謂之黑冊政事)

神王朝奇洪壽車若松同為平章事坐中書車

問於奇孔雀好在否奇亦問養牧丹之法時人
議之國家設都兵馬使以侍中平章事參知政
事政堂文學知門下省事為判事判樞密已下
為使有大事則會議故有合坐之名一歲而或
一會累歲而或不會其後改為都評議使或稱
為式目都監使事大來事多倉卒
合坐合坐之禮先至者離席北面而立後至者
依其位一行而揖同至席前南向兩拜離席北
向而伏以叙寒暄復至席前南向兩拜離席北
向一行而揖乃坐知僉議已上至則宰直皆下

庭而立東向上北俯首低手僉議立于其上二
行而揖升堂拜揖坐如前儀既得僉議一員同
坐更無庭迎之禮唯首相至則亞相而下皆下
庭東向上北以迎之首相西向對揖然後升堂
拜揖亦如前儀首相獨坐於東謂之巨坐亞相
而下一行而坐首相非政丞侍中職丞坫不曲坐無
庭迎錄事啓事于前各以其意言其可否錄事
往返其間使其議定于一然後施行謂之議合
其餘則端坐不言望之儼然誠可敬而畏也今
則僉議寄直增置其員又各有商議之官判三

司事坐于亞相之上左右使坐于評理之上下旅進而辭退往往高談大笑閨房夫婦之私市井米鹽之利靡所不談比之奇車孔雀牧丹之問又各一時也

舊制二府知貢舉而卿監同知貢舉試日天未明知貢舉坐北牀南向同知貢舉坐西牀東向監察奉命坐于南少西上東北向將校執旗分立階下舉子既集即鑰門貢院吏名呼舉子分處之兩廡立木東西書所試題掛于其上日至禺中承宣奉金印至同知貢舉迎之庭中相揖

而進、知貢擧避于北壁之後、承宣與同知貢擧
升堂、兩拜、叙寒温、又兩拜、知貢擧出坐北牀下
席上、承宣北向兩拜、知貢擧亦兩拜、承宣進伏
叙寒温、知貢擧即其坐答之、承宣退又兩拜、知
貢擧亦兩拜、然後相揖而坐、承宣坐東牀西向、
與同知貢擧相對、吏抱擧子所納卷以進、承宣
開金印印卷、內侍致黃封之醞、知貢擧同知貢
擧與承宣拜賜、就座、飮畢又拜謝、承宣廻、同知
貢擧揖送于庭、三場皆如之、第一場開印卷之封、第三場承宣啟
牓於試院、則讀前詞榜矣、第三場金文貞坵知貢擧時洪忠正

子藩爲承宣立門詰之曰某承命奉金印而來知貢擧不庭迎某不敢入文貞曰承宣詰宰相宰相坐而待之今乃起避過於禮矣况庭迎乎曰將晩文貞不得已下階未盡一級忠正乃入或問孰是曰文貞之言先王之定制所以敬大臣也忠正之言欲以尊主也使其君法先王敬大臣不亦尊主之義乎

德陵嘗問於臣齊賢曰我太祖之世契丹遺槖駝繫之橋下不與芻豆以餓而死故以名其橋馬槖駝雖不産於中國中國亦未嘗不畜之國

君而有數十頭槖駞其弊不至於傷民且却之則已矣何至餓而殺之乎臣對曰創業垂統之主其見遠而其慮深非後世之所及也且如宋太祖養猪禁中仁宗令放之後得妖人顧無所取血則知太祖慮亦及於此亦未爲定論安知太祖養猪之意不有大於取血者耶我太祖之所以爲此者將以折戎人之譎詐耶抑亦防後世之侈心耶蓋必有微旨矣此在殿下恭默而思之力行而體之爾非愚臣所敢輕議也

又問臣曰我國古稱文物侔於中華今其學者

皆從釋子以習章句是宜雕蟲篆刻之徒寔繁
[illegible]經明行修之士絶少也此其故何耶臣對曰
昔我太祖經綸草昧日不暇給而首興學校作
成人材一幸西都遂命秀才廷鶚爲博士敎授
六部生徒賜綵帛以勸之頒廩穀以養之則可
見其用心之切矣光廟之後益修文敎內崇國
學外列鄕校里庠黨序絃歌相聞師儒弟子涵
養陶薰連茹而彙征草創而潤色所謂文物侔
於中華蓋非過論也不幸毅王季年武人變起
所忽薰蕕同臭玉石俱焚其脫身虎口者遯逃

窮山蛻冠帶而蒙伽梨以終餘年若神駿悟生之流是也其後國家稍復用文之理士子雖有願學之志顧無所從而學焉未免囊足遠尋蒙伽梨而遯窮山者以講習之故神駿有送其學者應舉京師詩云信陵公子統精兵遠赴邯鄲立大名天下英雄皆法從可怜揮涕老侯嬴此其證也故臣謂學者從釋子習章句其源蓋始于此今殿下誠能廣學校謹庠序尊六藝明五教以闡先王之道孰有背真儒而從釋子捨實學而習章句者哉將見雕蟲篆刻之徒盡為經

明行修之士矣德陵曰卿之言為然文廟在位三十有八年春秋高太臣王寵之李子淵年耆德邵每於便殿引見訪以政事既而置酒至夜燈燭交光君臣皆厖眉皓首相對盡歡望之如圖畫忠憲王舊學於俞升旦享國垂五十年蓋學問以畜其德畏慎以保其位民悅之而天祐之也忠敬王以世子入朝時憲宗征南駐蹕釣魚山世子將詣行在道過京兆驪山守土者請浴溫泉謝曰此唐明皇所嘗御者雖異代安可褻乎聞者歎其知禮已而聞天子晏駕乃廻車

迎世祖于梁楚之郊世子軟角烏紗幞黃袖紫羅袍犀鞓象笏進退可觀世祖驚喜曰高麗萬里之國自唐太宗親征而不能服今其世子自來歸我此天意也忠烈王為世子與學士金坵李松縉會祖英唱和有龍樓集踐祚之後日令文臣崔雍等進説資治通鑑羣下化之武夫官官至有讀書而能詩者德陵入侍天庭招致名士講論今古竟日忘倦自三代至于五季君臣得失國家理亂言之如昨日事延祐初鮮卑僧上言帝師巴思八制蒙古字有功於世令天

下郡國立廟比孔子、仁宗命大臣諸老會議、王謂國公楊安普曰、孔氏百王之師、其得通祀以德不以功、今以制字取以為比、後世恐有異論、事雖竟行、聞者偉之、嘗使僚佐讀宋史、端坐以聽、至李沆王旦富韓范歐陽司馬諸名臣傳、必舉手加額、以致景慕之思、至丁謂蔡京章惇等奸臣傳、未嘗不扼腕切齒、其好賢嫉惡蓋天性云、

柳文正瓛以贊成事免、元文純傳遷贊成而判軍簿、其後文正以判版圖復相、而位文純下、文

純曰、吾於柳公猶門生也、安敢處于其上、文正曰軍簿古兵部、版圖古戶部、判兵部為二宰、判戶部為三宰、所從來尚矣、烏可改也、交讓者累月、忠烈王以問許文敬珙、對曰、職之言舊制也、傳之言私恩也、後進而讓於先進、禮也、傳之言亦是也、今若以職監修國史則定矣、王從之、拜下、文正遂坐文純上、蓋文純時為修國史、事大之後、狄鞮者多見任用、以至拜相、洪忠正常曰、使人心易直、雖重九譯、可以相諭、如其不然、口言面質、適足以自窮耳、嘗有使者至合坐、所柳

高興淸臣與之一言、忠正嘵舌、入貴曰、汝安在、而使宰相自言耶、高興媿赧流汗、及高興爲首相其與賓客接也、杯酒談笑、亦使譯者居其間、故諸公曉然知客主之意、而有以待之、其自反於忠正之言乎、

中官李大順有寵於世皇、我喬桐人也、時忠烈王之入覲也、請詔王以其兄校尉公世爲別將、上曰、官人有法、制國有君、朕何預焉、因賜大官羊上尊酒、令從其所自白于王、王曰、汝兄校尉耳、越散員而授別將、非舊例也、大順不敢復言、

後聞上之言如是、乃授之
康慶龍家居教授、大德乙巳、其徒登成均試者
十人、唱名後皆來謁、呵喝之聲竟夕不絕、宗室
益陽侯第在近、異日入見禁中、忠烈王問以民
間事、侯因言之、王曰、此老雖不仕、誨人不倦、以
底于成、豈曰小補哉、勑吏載穀就賜其家、

櫟翁稗說前集一

櫟翁稗說前集二

國初徐神逸郊居有鹿帶箭奔投神逸拔其箭而匿之獵者至不見而返夢一神人謝曰鹿吾子也賴君不死當令君之子孫世爲宰輔神逸年八十生子曰弼弼生熙熙生訥果相繼爲大師內史令配享廟庭近世通海縣有巨物如龜乘潮入浦潮落而不得去民將屠之縣令朴世通禁之作大索兩舟曳放海中夢老父拜於前曰吾兒遊不擇日幾不免鼎鑊公幸活之陰德大矣公與子孫必三世爲宰相世通及子洪茂

俱登宥密孫琙以上將軍致仕鞅鞅作詩曰龜乎龜乎莫耽睡三世宰相虛語耳是夕龜夢之曰君溺於酒色自減其福非予敢忌德也然將有一喜姑需焉數日果落致仕為僕射

毅王季年鄭仲夫李義方李高作亂遷王于巨濟朝臣遭禍者甚衆又將屠其家大將軍陳俊曰吾輩所嫉怨者韓賴李復基等不過四五人今殺無辜亦已甚焉況妻子乎力禁之後四年金甫當起兵圖反正不克又一切搜文士殲且盡中外洶洶莫保朝夕郞將金富謂鄭李曰天

意不可知人心不可測恃力不揆義獨薙衣冠
世寧少金甫鐺乎吾輩有子女者愁令與文吏
之家結婚姻以安其心可久之道也衆從之然
後其禍衰止俊之孫湜滭溫皆登科湜官樞密
使滭溫以文章名世富之子就礪孫佺冉世爲
首相其後多顯達至今

兪文安升旦天兵大擧侵及京畿晉陽公崔怡
欲遷都江華請群公議公獨曰以小事大理也
事之以禮交之以信彼亦何名而每困我哉棄
城郭捐宗社竄伏海島苟延歲月使邊陲之氓

丁壯盡於鋒鏑老弱係爲奴虜非爲國之長計也晉陽公不聽萃族黨先至城南敎六寺宿焉是日從而往者皆賞以不次高王一不獲已遂行數十年之間北方州郡皆爲丘墟矣識者至今以爲恨

哈眞札臘之討金山王子也東眞國主萬奴出兵二萬使完顔子淵將而與之合國家授鉞趙文正冲而金威烈就礪爲副以掎角之哈眞請兵及粮且約相見威烈先詣其營哈眞曰果欲同力討賊當先遥拜蒙古皇帝次拜東眞皇帝

公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下安有二帝哉、敝邑雖小不能臣於二帝矣、遂不拜萬奴、公身長七尺、鬚過其臍、每盛服必使二婢子分舉其鬚、然後束帶、及是哈真偉其貌、奇其言、遂定兄弟之盟、

韓樞密光衍、修宅舍、不拘陰陽、其隣人夢玄衣冠者十輩偶立、色若不豫、然相語曰、我主人公每有興作、使我曹不寧居、奈何、曰、何不相加以禍、曰非不能、畏其廉、訊於其從者、曰韓公家土地也、

庾壯元碩守安東一邑之民父母愛而神明敬之後有守姓朴忘其名自謂為政不下於庾見一小吏者性質而謹嘗獨召那爾語之曰邑人之地障以藩籬耳目莫得聞見況處一堂之上欲察四境之內不亦難哉今也得無奸吏弄法而窮民飲恨者乎汝其言之無隱吏曰自官之來民不見吏吏之弄法有不及知民之飲恨未之聞也守曰民以我何如庾使君吏曰民稱庾使君有間語亦及之守慙服

孫知樞朴廉按慶尚人有弟與姊相訟者弟曰

一女一兒為同產何姊獨得父母之財而兒無其分耶姊曰父臨亡舉家產付我汝所得者緇衣冠各一繩鞋一兩紙一卷而已父契具存胡可違也訟之積年未決公召二人至前問曰若父歿時母安在曰先歿若等於時年各幾何曰姊有家矣弟髫齔耳公因諭之曰父母之心於兒女均也夫豈厚於長年有家之女而薄於無母髫齔之兒耶顧兒之所賴者姊也若遺財與姊等恐其愛之或不至養之或不全耳兒既長則用此紙作狀服緇冠衣履繩鞋以告於官將

有能辨之者其獨遺四物者意蓋如此二人者
聞而感悟相對而泣公遂中分而與之
晉陽公孽子禪師名萬全住珍島郡之一寺其
徒横恣靡所不爲而號通知者尤甚金英憲之
俄爲全羅道按察使其所請謁皆抑而不行公
嘗至其寺全慢罵而不之見公直入升堂堂上
有樂器乃操琴數弄横笛而吹之音節悲壯全
俛然出曰適有微疾不知公至此相與歡飲盡
日因托以十餘章公即其座中一切聽行之留
數章曰此則當至行營乃可爲耳宜遣通知相

侯公歸數日通知果至公命吏縛之數其不法
殺之江中晉陽公卒萬全嗣更改即晉平公沆
也雖挾前憾以公廉謹步過莫能害之
俞文度千遇有弟名甫欲去權臣金仁俊告公
其謀公一不應既而事未發而敗仁俊問公知之
乎公曰知之仁俊曰知而不言明其預謀也公
曰非一不知告以自免恐傷老母之心仁俊曰昔
者饗子吾弟之家有紅柿座客皆稱其美公獨
不餐問其故曰將以遺母吾固知公之愛母也
乃一不坐之

柳文正蹴四掌文衡取人先器識而後文之工拙所得皆知名士位宰相者比肩俞贊成千遇嘗同知貢舉性喜自用程文有微疵必欲擯之公不與之較榜出皆老於場屋者也其後少至達官

南賊李家黨者始則嘯聚山林剽掠村堡及其徒漸盛傳檄州郡引兵隨其後官吏或迎而犒之遯而避之無敢遏其勢者金樞密慶孫為巡問使入羅州明日賊至公令民閉城門自守陣於城外張蓋據胡牀以待賊有一僧勇悍絕人

與其衆約曰我能擒彼美少年肩擔以歸先打
斤斗吹觱篥踴躍而至咸陽人朴臣蕤出與相敵
兩刃相交莫能先所朴陽而躓之因斬其首賊
驚愕官軍乘之追奔數十里遂平之
韋得儒盧進義與韓希愈爭功相毆訴于元帥
金首相方慶公不直韋盧二人嗾之誣告公與
希愈等謀大事達魯花赤忻都械繫公以聞洪
茶丘以帝命請慶陵同臨訊鞫公曰小國戴上
國如天愛之如親豈肯背天逆親自取滅亡之
禍者哉茶丘必欲服之加以慘毒身無完肌絶

而蘇者屢矣變陵不忍視語之曰卿雖自首天子仁聖將明其情僞而不置於死何至自苦如此公曰臣起自行伍致位宰相肝腦塗地不足以報國豈愛身誣服以負社稷顧謂李丘曰欲殺便殺我不以不義屈有詔公及李盧俱詣京師得儒舌爛而死於路進義至都亦病死人以爲天誅

洪忠正子藩爲亞相每論事必與首相許文敬洪爭衡文敬或僶俛從之嘗闕兩制所撰詞疏忠正指摘瑕類久而不已吏啓事數輩伏于前

以族文敬謂文貼錄事曰猫能捕鼠足矣盖譏
忠正文筆非其任也忠正作色而止故人謂兩
公不相能也及文敬之亡忠正歎曰公謹正直
知無不言世豈復有許公哉忠正既為首相趙
公仁規為亞相廉公承益次之廉公以方術得
幸於兩宮常居禁中稀至都堂一日忠正先起
趙謂廉曰國人稱洪公曰真宰相名我老譯名
公老呪我等不預真宰相之目唯可勤於朝衙
夕直而已廉公即日自免
崔大寧有渰大德末王惟紹等以廢嫡之謀惑

慶陵將奏之天子請以瑞興侯爲嗣公進曰殿下獨不念景靈殿乎太祖及親廟其真容實在於是殿下嘗修其祀事矣萬有一瑞興侯得立千歲之後將追王其祖禰二侯以附則高王元王不容不遷矣高王元王臣皆身及事之今老矣不忍負慶陵慘然動容者久之惟紹等始知自懼矣

林衍擅廢立處元王西宮且聞世子東歸遣兵待于鴨綠將脅之義州人丁五甫夜渡江告變世子還朝以聞天子遣使責之曰聞汝羣臣不

請朝廷擅行廢立恒古以來寧有是事因詔王
復位入朝行憂懼發疽死王既入朝帝命禿輦
哥將數千騎衛王及世子至松京衎子惟茂擁
兵江都將以拒命洪南陽奎以惟茂妹壻爲中
丞惟茂倚爲腹心王遣李份成見洪公諭之曰
卿累葉衣冠之後當揆義度勢以利社稷無忝
祖父可矣公再拜謂李曰明日而令待我府門
外是日謀於宋上將松禮宋之二子炎及份俱
爲衛士長相與麾軍進攻惟茂第惟茂問誰爲
變者曰洪中丞也惟茂膽落李及期而往惟茂

已誅矣

惟茂既誅、而三別抄權臣募驍勇之士、養以自衛、曰神義軍、曰馬別抄、曰夜別抄、所謂三別抄自懷疑貳、脅士庶、掠婦女、方舟南下、城珍島以叛、立承化侯溫為王、署置官府、鄭文鑑者、李文真藏用門下榜眼也、擧為承宣、仍使隷政、文鑑曰、與其富貴於僞朝、無寧潔身於泉下、即自殺、

玄文赫、少以善騎射、為三別抄首領、率妻子乘小舟逋、以自歸、賊追及之、射貫其臂、仆於舟中、妻曰、義不為鼠輩所辱、携其女蹈水而死、玄公

與子僅免

朱文節悅貌醜鼻如爛橘安平公主始至宴群臣殿上公起而為壽公主謂王曰何遽令老醜鬼近前耶王曰貌醜如鬼心清如氷主改容禮之

許文敬少時常率一僕掩骼埋胔殆無虛日見棄屍自負以瘞之其顙面盥手只用勺手既貴亦如之

洪文正每夕沐浴具冠帶以拜天星雖朝聘行役緩急之際未嘗廢也

薛文景公儉廉謹好禮朝官六品以上其有父母之喪必素服往吊鄉黨後生來謁亦具衣冠下階迎之嘗臥疾蔡中菴洪皙入內寢胗視布被弊席蕭然若僧居出而歎曰自吾輩而望公所謂蠹魚之與黃鶴也

國家伐叛耽羅問罪東倭丁亥之勤王庚寅之禦寇用兵幾二十年士皆袵金革操弓戈挾策而讀書者十不能一二而先輩老儒物故且盡六籍之傳不絶如綫大德末安文成珦爲宰相葺國學修庠序擧李晟秋適崔元冲等一經置

兩教授令禁學內侍五軍三官七品已下以至
內外生員皆從而聽習又聞故郎中俞咸之為
僧者居泗州能讀史漢驛召至京而遣尹莘傑
金承印徐諲金元軾朴理等受其說於是縫掖
薦紳之徒多以通經博古為事其後白彝齋頤
正從德陵留都下十年多求程朱性理之書以
歸我外舅政丞菊齋權公得四書集註鏤板以
廣其傳學者又知有道學矣
嘗見神孝寺堂頭正文年八十善說語孟詩書
自言學於儒者安社俊昔一士人入宋聞荊公

退處金陵往從之受毛詩七傳而至杜後故詩則專用王氏義語孟及書所訛皆與朱子章句蔡氏傳合當是時二書未至東方不知杜後何從得其義

安密直戩為承旨忠烈王欲以叅官授一內官公執不可一日面諭公曰此人服勤左右歲月已久卿強為予與六品且命書之於前公不得已擬以郎將既而伏地請曰臣以不才既侍帷幄題品銓注豈臣庸愚所宜當之乞擇賢者代掌斯任其言甚切王頷之王起入內公隨其後

跪曰願有復也臣明當見代其內竪叅官之命
乞留之以須後日手趾已逾閾顧而厲聲曰可
左右皆懼公徐入座曰殿下許臣矣遂削去之
權宦直守壝事佛甚篤以承旨同知貢舉宴賀
客不內而素王旨訓監林貞杞遺以白粲一舟
不受林慚怒即以承升賂權貴得代公為承旨
時人鄙之
有巨室認民為隷民訴于典法司知司事金情
與同寮知其冤而怵於勢斷與巨室人夢利刃
自天而下亂斫一司之吏夢之明日金蕢背疽

而死未踰月其同僚盡死唯一人不死不預其議者也那稀云一人許李行儉尙書也鈍村金湘頤守金海密城人殺其宰叛接虜使李叔真在甘露寺公急邀至城中密人夜捜之不獲而歸號改國兵馬使移牒郡縣多隨風而靡公請召慶州判嚴守安至則相與勒兵挾叔真爲討賊之計叔真恇怯嗅日者僧問時與方欲爲遷延公手劍擊其僧殲而走叔真懼而從之賊聞之自斬渠魁以降

乃顔之黨哈丹漏網東走侵我封疆其衆數萬

殺人為粮得婦女娶妻而歸之國家遣萬户鄭
守琪禦之於鐵嶺哈丹未至而守琪追躡鐵嶺
道險狹纔通一人過哈丹下馬魚貫而登得守
琪所棄資粮大饗數日鼓行而前原州守將與
衆計曰力不敵語不如且降以紓民死邑人進
士元沖甲獨以為不可坐甲城門外賊遣一僧
牒以誘降之意沖甲斬僧擲首賊益至沖甲挌
殺數人州兵亦出判興元倉曹愼援桴以鼓之矢
貫其右肱鼓音不衰賊之前行小却後者驚擾
自相轔轢州兵乘高崩之聲震山嶽僵屍滿谷

遂以大克

哈丹之子老的引軍踰竹田以趨平壤羅萬戶裕禦之將捨舟而陸玄文赫止之曰彼其原隰回互恐有伏也羅公不聽未成列賊大至羅公麾軍而退僅得登舟而郎將李茂與軍士數十人不及玄公立舟上呼曰茂勉之能立奇功國有賞孰與委身逆虜妻子爲僇乎茂與數十人走獨山賊將輕之下馬坐胡牀分其衆環山而登飛矢如雨茂偃樹立日晚飢甚探囊中乾糒搓而啗之且謂軍士曰男兒當一死中求生毋

恐闢弓左射正中賊將喉應弦而倒賊衆自亂茂芽大呼追擊斬馘無筭

庚癸之後宰相多武人李義旼與杜景升同坐中書李誇於杜曰某人自矜勇力吾一擊仆之如此因用拳撞柱椽桷皆動杜荅曰某時之事吾以空拳奮擊衆皆奔潰亦撞之拳陷於壁時人為詩曰吾畏李與杜屹然真宰輔黃閣三四年拳風一萬古

李侍中延壽當國高王將行釋氏延壽神王道場勑下都堂支其費堂吏私計曰但可稱神王

道場不祀侍中名耳及公問道場之名吏忘其前許遽曰李延壽神王道場公曰道場亦有姓乎慶陵時以洪萱為司徒閔賛成萱問録事陸希贄新司徒之名何字希贄老於刀筆進退應對自以為能至是對曰閔萱之萱也聞者笑之

鹵冷

元文純傳嘗退食燕居門生四五人來謁命之坐與語曰予濫首鈞衡才不逮志物論以為何如皆莫敢言方學士于宣在下座對曰人謂公之為政如公之姓公大笑曰吾法吾姓輪至于

此汝法汝姓將至何地、

崔司空昷與河千旦李淳敍同在誥院河李俱有文名公倚其閥閱待之甚輕彼亦不爲之屈有勅撰進答隣國徵詰書公當秉筆撚首苦吟未得其意擲筆罵曰此鄉曲布衣之輩所以自負者耶、

朴尚書褕常言東方屬木木之生數三而成數八也畸者陽也偶者陰也吾邦之人男寡而女衆理則然也國家之法雖達官亦不敢有二家、以故婦女往往有垂白而未醮者衣冠之後不

絶如縷兵民戶口日就凋喪職此而已乃上劄子乞令臣寮皆蓄姬侍隨品位降殺其數至於庶人得娶一妻一妾定為恒制銷怨曠息民物之道也於是婦人無貴賤咸怨且懼會觀燈之日朴公扈法駕綴班而行有老嫗識之曰請畜姬妾者彼老乞兒也聞者傳相指之巷陌之間紅指如束

雪齋鄭中贇可臣掌成均試試民不見吏詩有老奇生得句云犬默花村月蹄閑柳驛塵餘文粗有可採公置之下等既放牓宴賀客見此生

憫其老欲慰藉之改犬默字誇於客曰厖睡花村月蹄閑柳驛塵是此生句也客未對生傈然而進曰吾所云者犬默也

孔尚書文伯嗜酒所居里有呂克諧者敬其老每邀至其家饒之以美酒孔喜而譽曰此郎年少觀其容止聽其言論他日必至宰相其後克諧迫於世故經月未遑相請孔遇之途曰宰相之命自有延促不可不知也

俗語以詭衆自負者爲聖者人謂壯元及第不爲聖者之爲者唯郭公預而已或曰郭公爲翰

林日每遇雨必跣足持傘獨至龍化院崇教寺池上以賞蓮花豈非聖者乎故公詩云賞蓮三度到三池翠蓋紅粧似舊時唯有看花玉堂客風情未減鬢如絲

露堂秋先生適自安東書記還體甚肥腯遇吾季父秋郎公戲曰李少年鬚髯輒張李父應聲曰秋司錄腰腹空大時以爲名對

露堂性豁達無檢老而能飯常言享客但軟炊白粒割鮮作羹可矣雖費百金致八珍過吻則一也爲龍州守所善王輪仁照師秉傳北上入

其境問鄰吏曰汝州使君爲誰吏對曰秋侍郎
也師曰吏乎儒乎曰常以筆硯自隨或獨坐吟
嘯似是儒者師曰聞達之士孰有姓秋者乎宜
乎余之不相識也既而曰日之將午巨缽香稻
之飯深椀軟肉之羹舉案而進之前汝使君將
如何吏即跪曰師欺我耳必深知使君者也
崔尚書元中學士雍之子也始登第爲九齋教
導嚴檟楚之法毫髮不相貸生徒[illegible]之目曰秦
始皇謂其酷刑也既而入翰院頗以才氣凌人
同院李叔琪佯怒曰汝何物人自負如此我若

一言、汝將何以立於世耶、汝果自謂崔學士之兒耶、崔怫然曰、妄辱人以及父母、汝其不畏國法耶、欲以我爲誰氏子乎、李徐曰、吾謂汝是呂不韋之子耳、崔俯首胡盧而已、

鄭通者、草溪人也、任羅州書記、愛官妓小梅香、至生一兒、見代如京、惘然行、遂其所之、言忘其所欲、道至所親家、有僧騎善馬亦至、坐未定、先出竊其馬走羅州、三日而至、以夜到妓家、妓與母挑燈坐語、喟然嘆曰、記室公今日安在、通即排戶入、泣且曰、我在此留數日、知其不可以久

處也以馬載妓自負兒相隨北來其妻既失良人又不堪桂玉之憂率婢僕將往故鄉道見一婦人乘馬負兒漢在後婢曰彼來者似是我公妻曰乃公雖病風何至是哉漸近而視之則果通也妻曰咄老子胡為其然耶通仰視却立曰我如此遊戲爾

金奉翊汝孟性懦吶因避病暫寓里舍其隣人有獄句吏跡至金公所寓見金公坐室中語之不應詰之又不應吏怒曰爾所居之陋若此尊卑亦可見人語汝不對汝欲就獄自辨耶捽胡

叟至於道婢自他所來見之遂知其然謂吏曰吾公金平章之子金樞密之壻官又三品今朝官醫合君臣藥令服戒以勿言故不言爾汝何辱之若是吏釋之拜謝而去

洪奉翊順忠正公子也常與李尚書淳對碁李輸骨董書畫殆盡以所寶玄鶴琴為孤注洪賭得之李取其琴以與曰此琴吾家青氈也相傳幾二百年物既久頗有神公謹藏之李特以洪性多畏忌為之戲耳一日夜極寒琴絃凍絕琤然而響忽念有神之語急炷燈用桃茢亂擊琴

遭聲愈響則愈感嘆。婁僕相守至黎明。使僕延請者持琴送李氏。李怪其早來。又見琴有亂擊之痕。紿曰。吾久患此琴。屢欲破棄。又恐見祟。幸付於公。何以還為。拒不納。洪亦窘。舉前所贈書畫骨董單。隨琴悉送與之。李為不得已而受焉。洪不悟。自以還琴為奇。

金文英恂為趙文良薦。膀第一人。文良既老。瘴产肩項。幾不辨。衆醫拱手。僧有妙圖者。曰。此疽根於骨。骨當半朽。不刮去不理。唯恐不能忍之也。文良曰。死等耳。第試之。乃以利刃割肉骨畀

於刮之傳以藥文良絕而瞋者二日文英聞而往問坐門涕泣不能自已文良忽張目使人語之曰不謂公之憫我如此豈心於喜而色於悲耶文英曰烏是何言四紀同年之契其可忽諸文良曰我死榜中無先公者文英收涕笑曰老子不死矣乃歸

金節卞端廷志尚奇古自號愚溪其婦從貧成夫人使人請欲往而無馬拒者適以牛至遂鞍轡而騎之隨而觀者如市君不恤也

崔揣公羽灑使酒佯狂嘗過廣明寺僧徒見其來

皆遯翁戲為禪語題其壁云居士一日因送客過廣明寺入一寮寮主踰牆而走唯侍者在居士踢侍者三下者無語後有人舉似空巖巖曰我若是侍者當時便沽酒呈居士看

櫟翁稗說前集

櫟翁稗說後一

客謂櫟翁曰子之前所錄述祖宗世系之遠名公卿言行頗亦載其間而乃以滑稽之語終焉後所錄其出入經史者無幾餘皆雕篆章句而已何其無特操耶豈端士壯夫所宜爲也答曰坎坎擊鼓列於風屢舞傞傞編乎雅頌此錄也本以驅除閑悶信筆而爲之者何怪夫其有戲論也夫子以博奕者爲賢於無所用心雕篆章句比諸博奕不猶愈乎且不如是不名爲稗說

地仲思序

金寄直求用謂予曰左氏傳爾貢包茅不入無以縮酒縮者何義予曰杜元凱註云束茅而以酒灌之也金公因言昔在靈光郡綴茅壓酒酒極清過於紬絹帒所壓者予令家人試之果然按禮記郊特牲縮酌用茅鄭氏曰泲之用茅縮去滓也此說比杜註加詳世之壓酒皆以紬絹不以茅者何耶豈以其享神者不可用於人耶跋詩壓茅滓豈此類耶

皇慶初德陵在輦下有獻詩者用支韻押差字文士爭和進皆押叅差唯二人獨異一云差池差

用韓公鋒刃白差差也一云玉差差謂宋玉景差
也世所行宋本押韻書上平支韻差字下注云
景差人名敢取以爲證李學士顗曰宋本押韻
踳略不足據也後見前漢古今人表景差作徒
何反

汲冢書多與六經不合舜禹文王皆被以大惡
之名此其尤可駭者也愚意如曹瞞者自知惡
稔以爲當世無所畏所可畏者後世之公論也
於是誣大聖欲分其謗穴地瘞書冀萬一之發
掘以欺後世者耳世之儒者徒見漆簡字畫之

古從而信之其亦過矣
廷祐丙辰予奉使祠峩眉山道趙魏周秦之地抵岐山之南踰大散關過褒城驛登棧道入劍門以至成都又舟行七日方到所謂峩眉山者因記李謫仙蜀道難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峩眉巔之句太白在咸陽西南峩眉則在成都東北可謂懸隔然而自咸陽數千里至成都或東或西不一其行又自成都東行踰轉六百餘里然後至峩眉雖山川道路之近遠其勢二山不甚相遠人跡固不相及鳥道則可以橫絕

云且白樂天長恨歌云黃塵散漫風蕭索雲棧縈紆登劍閣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此言明皇幸城都時所歷也如其所云峨眉當在劍門成都之間而今乃不然後得詩話總龜見古人已有此論蓋樂天未嘗到蜀中也至治癸亥予將如臨洮道過乾州唐武后墓在皇華驛西北俗謂之阿婆陵予留詩一篇其序云歐陽永叔列武后唐紀之中蓋襲遷固之誤而益失之呂氏雖制天下猶名嬰兒以示有漢君武后則抑李崇武革唐稱周立宗社定年號

凶遂至矣當舉正之以示萬世而反尊之辛謂
之唐紀而書周年可乎或曰紀事者必表年以
首事所以使條綱不紊也如子之說中宗旣廢
之後將闕其年而不書天下之事將安所繫乎
曰魯昭公爲季氏逐居乾侯春秋未嘗不書昭
公之年房陵之廢與此奚異作史而不法春秋
吾不知其可也其詩畧曰歐公信名儒筆削未
免失那將周餘分黷我唐日月後閱晦菴感遇
詩如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之一篇撫卷自嘆
孰謂後生陋學其議論有不謬於朱子耶龍巖識

亦有覽自訛撤識其見之效僞術變邪

荀子每以子弓者配夫子曰仲尼子弓唐楊倞

曰子弓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爲師也予按荀卿

後於孟子仲弓先於子思孟子不及子思而受

業於其門人荀卿安得師事於仲弓乎然則子

弓者當別有一人焉子弓之功德不傳於世果

可配於夫子歟就其弟子性惡之一說淵源可

見矣況再傳而爲焚坑之李斯乎

乾之九三獨不言龍何也三分其爻以配三才

初與二地也三與四人也五與上天也已離于

淵未登于天則龍之神變不測者亡矣故九三
直以人事言之不取象於龍也進於九四近于
天矣足以神其變化故云或躍在淵九二之在
田豈非離于淵乎曰田水上也謂其遊行之地
也亦猶雲氣飛鳥往來者謂之天衢也
坤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說者曰陰陽俱傷
也竊謂龍也者非陽也陰而自凝於爲陽者也
陰之既盛自凝於陽故云其血玄黃也聖人方
以陰之敵陽誡其必傷何遽言陽之傷也牝馬
之象可以盡坤之柔順利貞乎作易者就人之

所易知者為之象耳將謂龍之神化不測亦足以配乾乎

檀弓曰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子思之言曰若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此盖繼母之出者耳非所生之母也

柳子厚南岳碑云由迦葉至師子二十四世而離離而為達摩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為秀為能按傳燈錄師子傳婆舍斯多婆舍斯多傳不如密多不如密多傳般若多羅般若多羅傳菩提達摩何得云至師子而離離而為達摩我有達摩達者師子之傍出也柳子盖以達

摩達爲菩提達摩也
北原興法寺碑我太祖親製其文而崔光胤集
唐太宗皇帝書模刻于石辭義雄深偉麗如玄
圭赤舃揖讓廊廟而字大小真行相間鸞漂鳳
泊氣呑象外真天下之寶也
靖國安和寺有石刻睿王唐律四韻詩一篇其
後云太子某書者仁王諱也是時王與太子皆
礪精嚮學延訪儒雅而尹瓘吳延寵李頫李頲
朴浩金緣金富佾富軾富儀洪灌印份權適尹
彦頤李之氐崔惟清鄭知常郭東珣林完胡宗

曰名臣賢士布列朝著討論潤色亹亹有中華之風後世莫及焉

明王手寫前漢紀志表傳九十九篇題目裒於柳尚書仁脩宅見之萬機之餘存心於典籍而筆札之妙不減古人嗟歎之不足因記揚廷秀觀德壽宮所書前漢列傳贊詩云小臣濫巾縫掖行手抄孝經未輟章何曾把筆望史漢再拜伏讀汗透裳可謂能言人腹中事矣

古人之詩目前寫景意在言外言可盡而味不盡若陶彭澤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陳簡齋

開門知有兩老樹半身懸之類是也予獨愛池
塘生春草以爲有不傳之妙昔嘗客于餘杭人
有種蘭盆中以相惠者置之几案之上方其應
對賓客酬酢事物未覺其有香焉夜久靜坐明
月在簾國香觸乎鼻觀淸遠可愛而不可形於
言也予欣然獨語曰惠連春草之句也
杜少陵有地偏江動蜀天遠樹浮秦之句予曾
游秦蜀蜀地西高東卑江水出岷山徑城都南
東走三峽波先山影蕩搖上下秦中千里地平
如掌由長安城南以望三面綠樹童童其下野

色接天若浮在巨浸然方知此句少陵為秦蜀
傳神而妙處正在阿堵中也
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塵匣元開鏡風簾自
上鉤崔拙翁瀣言人謂後二句皆言月非也塵
匣元開鏡以言水明樓耳如夔府詠懷詩峽束
蒼江起巖排古樹圓拂雲埋楚氣朝海蹴吳天
拂雲言古樹朝海言蒼江亦詩家一格也
戲題韋偃畫松詩未見有戲之之語姑蘇朱德
潤妙於丹青謂予言凡畫松栢作輪囷磈砢則
差易而昂霄聳壑之狀最為難工此詩後四句

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啻錦繡段、已令拂拭光凌亂、請君放筆為直幹、乃所以戲僵也、

薛司成文遇言、李太白清平詞、一枝仙艶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耳、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倚者賴也、謂趙后專寵漢宮、只賴脂粉耳、可憐者、嘲之之辭也、

劉滄宮金陵懷古云、潮滿冶城渚、月斜征虜亭、蔡州新草綠、幕府舊烟青、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後庭花一曲、幽怨不堪聽、此所謂四人探驪、夢得得珠者耶、詩話以王濬樓船下益一篇、為夢得得珠者、

夢得金陵五題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墻來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生公說法鬼神聽身後空堂夜不扃攪座寂寞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三篇皆佳作也白樂天獨愛潮打空城寂寞回掉頭苦吟曰吾知後之詞人不復措辭矣京埈之詩言第三篇人問何不道明月滿中庭笑而不答古人於詩所取者如此退之子厚之文古今以爲韓歐韓柳俱有論文書復讐議送文暢

序、及韓之圬者王承福傳、柳之梓人傳、韓之書
張中丞傳後、柳之睢陽廟碑、韓之平淮西碑、柳
之平淮夷雅之類、以類相從、編為一書、反覆而
觀之、尤可喜也、
屈原有天問、子厚隨而荅之曰天對、俱險澁難
讀、吾家有朱晦菴註讀之、所謂渙然氷釋、怡然
理順者也、近於閔學士相義家、見楊誠齋亦有
此註、尤令人易曉、有能將兩先生及王逸三家
之說、纂為集解、亦學者之一幸也、
歐陽永叔自矜曰、吾之廬山高、今人不能作、太

白能之吾之明妃後篇太白不能作子美能之前篇子美不能作我則能之此後之好事者見廬山高音節類太白明妃後篇類子美故妄為之說耳蘇老泉有上歐公書云云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歐陽子之文也雖詩亦然使李杜作歐公之詩未必似之歐公而作李杜之詩如優孟抵掌談笑便可謂眞孫敖也耶荊公詩童蒙輩所習宋賢集中十許首皆妙絕如日西階影轉梧桐簾捲青山簟半空南澗夕陽烟自起西山漠漠有無中東江木落水分洪眠鴨殘蘆掩

靄中歸去北人多憶此每家圖畫上屛風。水光
山氣碧浮浮落日將還又小留從此定應長入
夢夢中還與故人遊。金爐香盡漏聲殘翦翦輕
風陣陣寒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干。
落帆江口月黃昏小店無燈欲閉門半出岸沙
楓欲死繫舟唯有去年痕。我與丹靑兩幻身世
間流轉會成塵但知此物非他物莫問今人猶
昔人。垂楊一徑紫苔封人語蕭蕭院落中唯有
杏花如喚客倚墻斜日數枝紅。溪水淸漣樹老
蒼行穿溪水踏春陽溪深樹密無人處只有幽

花渡水香。一字一句如明珠走盤宛轉可愛、元
澤云、水邊山暎碧紗窓、松下圖書滿石牀、外客
不來春正靜、花間啼鳥送斜陽。眞得其家法矣、
巫山高白月、如日明房櫳、李壁註曰、白月言珠
也、劉須溪批云、不必珠自佳、壁之俗氣便不可
掩、

有僧問東坡戲題吳江三賢詩、其戲之者何意、
子曰、以其不戒三業耳、僧曰何謂也、范蠡得西
施身業也、張翰爲鱸魚、口業也、龜蒙欺人取財、
意業也、僧大笑、

戲題李公擇白石山房詩云偶尋流水上崔嵬五老蒼顔一笑開若見謫仙煩寄語匡山頭白早歸來若謂坡煩五老寄語於李失之矣昔以問崔拙翁翁三復下句擬議未對予唱之曰髙著眼翁便會相與大噱

陳簡齋贈相師云鼠目向來吾自了鳶腸從與世相違遠來却欲憑師問黃葉漫山錫杖飛句法之工如此東坡云火色上騰雖有數急流勇退豈無人又豪宕可人

先君閱山谷集因言昔在江都有先達李湛者

與今序高君得同名爲詩詞嚴而意新用事險僻與當時所尚背馳故竟不顯盖學涪翁而酷似之者也由是觀之苦心之士不遇青雲知己沒齒而無聞如李先達者幾何可不惜哉

櫟翁稗說後集一

鄭司諫知常詩云、雨歇長堤草色多、送君南浦動悲歌、大同江水何時盡、別淚年年添作波、燕南梁載嘗寫此詩作別淚年年漲綠波、予謂作漲二字皆未圓、當是添綠波耳、鄭又有地應碧落不多遠、人與白雲相對閑、浮雲流水客到寺、紅葉蒼苔僧閉門、綠楊閉戶八九屋、明月倚樓三四人、上磨星斗屋三角、半出虛空樓一間、石頭松老一片月、天末雲低下點山、等句是家喜用此律、

金尙書華尹毅甫庚寅重九日有詩云輦下風塵起殺人如亂麻良辰不可負白酒泛黃花可見當時之事不可奈何而此老胷中亦磊落不凡

吳太傀世才諷毅廟織行詩云胡乃日淸明黑雲低地積都人且莫近龍向此中行用人韻賦戟巖云城壯石巉巉邦人號戟巖迥擢乘鶴晉高刺上天咸揉柄竈為火洗鋒霜是鹽何當作兵器亡楚却存凡病目云老與病相期窮年一布衣玄花多掩翳紫石少光輝怯照燈前字羞

看雲後睥待看金牓罷閑目學忘機李文順公
奎報謂先生爲詩學韓杜然其詩不多見金居
士集中載其一篇有曰六百圍材無用用長三
尺喙不言言亦老健可尚
宋時上元日內出御詩宰相兩制三館皆應製
以爲盛事王岐公云雙鳳雲間扶輦下六鰲海
上駕山來最爲典麗我朝燈夕文機障子詩李
文順公云三呼萬歲神山湧一熟千年海果來
可與岐公並驅爭先矣今醴泉權一齋漢功云
南山釀瑞生銀甕北斗回杓酌玉杯羯鼓百技

春浩蕩鳳燈千樹月低徊白評理元桓亦云九霄月滿笙簫地一夜春開錦繡山自言不及權詩遠矣

東坡題韓幹十四馬云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李文順公題鷺鷥圖云畫難人人畜詩可處處布見詩如見畫亦足傳萬古語雖不侔其用意同也

洪揔郎保最喜鄭承宣襲明毅王時人百花叢裡淡丰容忽被狂風減却紅獺髓未能醫玉頰五陵公

子恨無窮豈以其含咀之久而有餘味乎近世豐州有名妓西京存問使召置府籍妓頗以晚遇為恨李學士顗作詩令妓歌之憶昔正年三五時金釵兩鬢綠雲垂自憐憔悴容華減來作紅蓮幕裏兒比之鄭詩未必多讓

張章簡鎰昇平燕子樓詩云風月淒涼燕子樓郎官一去夢悠悠當時座客何嫌老樓上佳人亦白頭郭密直預壽康宮逸鵠詩云夏涼冬暖飼鮮肥何事穿雲去不歸海燕不曾資一粒年年還傍畫樑飛李動安承休雲詩云一片忽

從泥上生東西南北便縱橫謂成霖雨蘇群槁空掩中天日月明鄭容直允宜贈蕭使云凌晨走馬入孤城籬落無人杏子成布穀不知王事急傍林終日勸春耕令人喜稱之然章簡感舊而作無他義三篇皆含諷諭鄭郭微而婉

洪平甫很每出一篇人無賢愚皆喜傳之語不云乎鄉人皆好之未可也皆惡之未可也不如其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也為詩文亦奚以異於是乎古人云詩可以喧萬古不可以得首肯可以驚四筵不可以適獨坐真名言也

月菴長老山立爲詩多點化古人語如云南季
水谷還思毋丘到松京更憶君七驛兩江驢子
小却嫌行李不如雲即荊公將母邗溝上留家
白門陰月明聞杜宇南北兩關心也白岳山前
柳安和寺裏栽春風多事在裊裊又吹來即楊
巨源陌頭楊柳綠烟絲立馬煩君折一枝唯有
春風最相惜慇懃更向手中吹也
金未詩入楊飛卿題紅樹云海霞不雨樓林表
野燒無風到樹頭李文眞公藏用亦云廢院晡
時秋思苦淺山塘挾夕陽明飛卿老膝不得不

屈

文眞有三角山文殊寺長篇詩語闌缺月入深扉坐久微風吟聳栢深得山中之趣又一句云鐘梵聲中一燈赤羅氏路史載人有不改家火至五世其火色正赤如血文眞用此事以言長明燈也

朴文懿恒淺山白日能飛雨古塞黃沙忽放虹安文成珦一鳩曉雨草連野匹馬春風花滿城金容直坵片雲黑處何山雨芳草青時盡日風皆佳句也但恨不見全篇耳

山人悟生黃山江樓詩落句云卧聞漁父軸轤語走馬紅塵非我徒東坡漁父詞云江頭騎馬是官人借我孫舟南渡坡如龍眠畫李廣奪胡兒弓引滿不發悟生畫作射中追騎矣

之登科有詩名出家號鷲峯賦落梨花云王龍百萬爭珠日海底陽侯矜敗鱗暗向春風花市賣東君容易散紅塵正所謂村學中詩也金文貞坵亦有之飛舞翩翩去却回倒吹還欲上枝閑無端一片黏絲網時見蜘蛛捕蝶來作家手段回自不同

世言康先生日用林祭酒惟正俱工百家衣體詩康詩未之見也林則有集刊行鴻鵠家雞之譏有所不能免焉近世崔集句之一其集句雖長篇險韻走筆立成觀者絶倒如白躑躅交紅躑躅黃薔薇對紫薔薇鬪雞場裏看雞鬪歸鴈亭前送鴈歸水色青紅虹未斷雲容黑白雨初收欒圃蝸涎拖葉濕栗林蟬蛻抱枝乾對偶親切假使自為未必過之

林西河椿聞鸎詩云田家椹熟麥將稠綠樹初聞黃栗留似識洛陽花下客慇懃百囀未能休

崔文清公滋夜直聞採眞峯鶴唳詩云雲歸長
空月正明松巢宿鶴不勝清滿山猿鳥知音少
獨刷踈翎半夜鳴二詩俱是不遇感傷之作然
文清氣節慷慨非杜之比
陳正言澕詠柳云鳳城西畔萬條金勾引春愁
作暝陰無限光風吹不斷惹烟和雨到秋深情
致流麗然唐李商隱柳詩云曾共春風拂舞筵
樂遊晴苑斷腸天如何肯到清秋節已帶斜陽
又帶蟬陳盖擬此而作山谷有言隨人作計終
後人自成一家乃逼眞信哉

古人多有詠史之作若易曉而易厭則直述其事而無新意者也嘗愛杜牧赤壁云折戟沉沙鐵未銷試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借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烏江亭云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雲夢澤云日旗龍旆想悠揚一索功高縛楚王直使飄然五湖去未如終始郭汾陽桃花夫人廟云細腰宮裏露桃新脉脉無言度幾春畢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崔彥謙仲山云千古孤墳寄薜蘿沛中鄉里漢山河長陵

亦是關丘壠此日誰知與仲多張安道歌風臺云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慷慨大風詩韓彭葅醢蕭何繫更欲多求猛士爲劉貢父塞上云自古邊功緣底事多因嬖倖欲封侯不如直與黄金印借取沙場萬髑髏王介甫張良詩云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圖雍齒封韓信詩云貧賤侵陵富貴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禪家所謂活弄語也李銀臺李文順詠史數十篇要之與胡曾伯仲之間耳

後周使雙冀來聘光廟表請留之寵待優渥擢
中令承老有䟽略曰雖慕華之風未取華之令
典雖用華之士未得華之高才盖為冀發也
周行胡宗旦皆閩人顯王時與赴朝往復文字
多行所撰宗旦有土仁王書博洽若不及行而
楚楚自喜又聰敏兼通雜藝故壓勝之譽至今
莫有能辨者
金侍中仁存清讌閣記載於宋徐兢高麗圖經
藹然有德者之言也金文烈慧陰院歸信覺華
諸寺碑崔文肅玉龍寺碑不為表襮自成一家

金樞寄富寧文殊院記金壯元君儒松廣社碑亦可喜惜乎其有繁辭也尹政堂彥順有禪學其作雲門圓應國師碑深造理窟鄭司諫知常喜莊老爲東山真靜先生碑飄飄有烟霞之想遼人欲過鴨江爲界朴寅亮參政修陳情表曰普天之下旣莫非王土王臣尺地之餘何必曰我疆我理又曰歸汶陽之舊由撫綏弊邑迴長沙之拙袖抃舞昌辰遼帝覽之寢其議荊公嘗有一句云功謝曹隨恩慚隗始或問郭隗事有恩字否答曰退之聯句云報恩慚隗始或者乃

服朴公尺地之餘何必曰我疆我理豈亦別有
來處乎
劉蕡不第我輩登科則有靦齒且僕吾屬無恙
我見魏徵殊嫵媚則有人言盧杞是姦邪文卞
嘗無對也然而用之失實亦奚足尚哉許宗彥
投權學士迪啓云乘航歸上國北方學者莫之
先衣錦還故鄉東都主人喟然歎崔文清以為
宋西也謂之北方謬矣
世祖平阿里孛哥金文貞竝賀表云赫斯怒爰
整旅揚周家黃鉞白旄發克威允罔功戡曲沃

素衣朱襮翰林王百一學士屋某稱其工世祖旣
一四海登用儒雅憲章文物皆復中華之舊文
貞作表得一句云天下豈馬上理乎更闡文明
之化三設其對終莫嗥于追對曰江南如囊中
物耳方鐵混一之期天下豈馬上理乎更闡文
明之化取江南如囊中物耳通鑑李穀語也
唐楊嗣復率門生宴先僕射於里第座客楊汝
士詩云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五
代馬裔孫引門生謁座主裴皞皞宅裴公詩六三
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我國學試首

謂之學士其門生稱之則曰恩門門生座主之禮比古尤重學士有父母若座主在既放牓必具公服往謁而門生綴行隨之學士拜於前門生拜於後賓雖尊長皆下堂庭立俟禮畢揖讓而升以次拜賀於是學士邀至其第奉觴稱壽蓋用揚裴故事而禮文過之延祐庚申僕承乏為考試官先君年七十有七大夫人年七十俱康寧今菊齋政丞權公是僕登科時知貢舉也而同知貢舉泥軒趙公諱簡誠均試官常軒鄭公諱僐三座主皆無恙於是歷謁而請之僕

於菊齋又忝東床之選設卞國胥興俗謡人謂
科擧以來未嘗有也尹拷軒樂賀詩云一宴共
歡三座主四觴齊壽兩家尊讓前讓後蟬冠擁
迎廿迎南鳳蓋奔後六年菊齋胄子政丞吉昌
君亦知貢擧具慶之席昆仲甥壻皆高官貴戚
扶擁前後光彩滿路尹公又詩云盛事鞋成九
衢晝羨說挑盡萬家燈無人不道人中佛老政
丞耶尒政丞形容當時事略盡
先君三昆季祖母金氏性嚴親授以書史伯父
季父不幸早世先君獨年俯八旬教養子姪無

墜世業伯父之子內書舍人曰搏成均禮闈俱占魁其第德原牧使曰穆季父之子今僉議評理曰請吾家兄怡庵公及予亦皆以成均魁中第設閔黙軒賀先君詩云華蕚三家五牓魁人言皆是謫仙才知公積善真無敵獨見年年慶席開內書無子德原之子未第唯評理之子達中培中余之第二子達尊登科而達尊好學頗為時輩所推許未三十物故每念嗣續之難不覺出涕

櫟翁稗說後集二畢

拾遺

拱北樓應製詩 見輿地勝覽

胥方南國日拜表北樓初浩蕩尊前興縱橫筆下書風高鴈邊渚雲淨鶴沖虛老矣今多病權恩負倡予

上征東省書 見東文選

高麗國耆老衆官謹齋沐上書于征東省諸相國執事朝廷使臣朶赤等欽奉郊天大赦德音前來王京我寶塔實憐王引僚吏備儀仗出迎城外入于本省聽詔訖使臣等就執王上馬廻

去事出倉卒凡在陪臣措躬無所尚復奚言慈
念王年少不更事直情徑行所以致此原其本
意蓋亦無他天日照臨胡可誣也又念小邦始
祖王氏開國海隅四百二十六年子孫相繼二
十八世歷宋遼金通使往來覊縻而已及我大
祖聖武皇帝龍興之際有金山王子者驅掠中
原之民圖復亡遼之業勢窮東走陸梁島嶼太
祖命哈真扎剌兩將帥討罪天寒雪深餉道不
繼我忠憲王遣趙冲金就礪等助兵與粮一舉
破賊於是兩國同盟萬世子孫無忘今日 因念

所虜生口為信令小邦有契丹寫是也世祖文武皇帝觀兵襄陽阿里孛哥翁變漠北諸侯虞疑各懷去就我忠敬王時為世子蒙犯霜露直至汴梁以迎于道世祖望見驚喜曰高麗荒遠之邦今我北歸將繼太統彼其世子自來歸我天賛我也忠敬王既當國陪臣林惟茂父子不喜內屬擅廢立阻兵江華世子忠烈王奔告朝廷世祖赫怒詔王復位乘馹入覲王及世子引兵東還擒戮逆黨去水而陸一心供職忠烈王之世世祖兩征日本王遣金方慶等修其戰艦

每爲先鋒又乃顔之黨哈丹攻陷水達達女真
之地侵及我疆欲抗天威王出兵逆擊之隻輪
無返者大德末益知禮不花王左右仁宗皇帝
定亂淸宮奉迎武宗皇帝爲一等功臣是則王
氏忠於朝廷也久矣又念世祖皇帝釐降忽篤
怯迷思公主是生益知禮不花王益知禮不花
主生阿納忒室利王阿納忒室利王生寶塔實
里主寶塔實里王雖疎且遠其於世祖實有肺
腑之親焉又念皇后奇氏生自小邦上配至尊
誕毓元良爲天下所慶賴朝廷之視小邦不應

與諸蕃同焉又念小邦與日本隔海為隣我之
蒙禍彼則視其歸化之遲我之獲戾彼則甘其
執迷之陋勢之必然者也昔周執衛侯衎而卒
令復位漢徵梁王武而亦使歸梁有以見王者
之大度也況我朝廷自列聖以來好生之德萬
萬過於周漢而今則親享南郊尊祖配天大禮
既成德音廣布外薄四海蹈舞歡呼苟有一物
不被其仁澤者所宜猶心欽惟聖天子以宥過
無天之仁倘迴一念使我寶塔實皇土克離罪
咎滌深恩波且使王氏君臣社稷不替其名衣

冠風俗並仍其制。山海愚民獲安舊業。則六祖
世祖勤恤小邦之意。豈不益明。世祖釐降公主
生子若孫。以繫遠方之心。其規模豈不益遠。皇
后誕毓元良。天下之慶賴。豈不益偉。小邦勤王
敵愾之志。豈不益堅。日本未服之民。革其執迷
樂於歸化。其意豈不益篤。四百二十六年二十
八世血食之鬼。豈不益感朝廷宥過無大好生
之德。豈不益播於天下後世哉。伏惟執事俯察
蒭言。達于天聰。

上都堂書 見東國通鑑○編史者節約故文之上下多不備下書同

今我國王以古者元子入學之年承天子明命紹祖宗重業而當前王顛覆之後可不小心翼翼以敬以慎敬慎之實莫如修德修德之要莫如嚮學今祭酒田淑蒙已名爲師更擇賢儒二人與淑蒙講孝經語孟大學中庸以習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道而選衣冠子弟正直謹厚好學愛禮者十輩爲侍學左右輔導四書旣熟六經以次講明驕奢淫泆聲色狗馬不使接于耳目習與性成德造罔覺此當務之莫急者也君臣義同一體元首股肱不親附可乎今宰相非

宴會不相接非特召不得進此何理乎當請日
坐便殿每與宰相論議政事或可分日進對雖
無事不廢此禮不然則大臣日踈宦寺日親生
民休戚宗社安危恐莫得而上聞也政房之名
起于權臣之世非古制也當革政房歸之典理
軍簿置考功司標其功過論其才否每年六月
十二月受都目考政案用以黜陟永為恒規則
可以絶請謁之徒杜僥倖之門今若因循不復
古制深恐將來梁將相倫朴仁壽高謙之輩蜂
起而黑冊之誚不可遏也鷹坊内乘毒民尤甚

者前已下令華罷後復遷延中外失望至使龍
普馳出見責可不愧于心乎德寧寶興等庫凡
非古制者一切釐革庶永不負聖旨勤恤之意
刺史守令得其人則民受其福不得其人則民
遭其害官高而降為者偃肆不遵法年邁而求
得者昏聵不任事或以請謁起攏畝垂金魚者
又不足言也請如古制朝士之夫八叅者必經
監務縣令至于四品例為牧守而監察司按廉
使必行褒貶為之賞罰所為官高者年邁者用
請謁起攏畝者如不得已寧授京官勿與親民

之任行之二十年流亡不復貢賦不足未之有也金銀錦繡不產我國前輩公卿被服只用素段若細布器皿只用鍮銅瓷瓦德陵作一衣問直則重輟而不為毅陵嘗責前王藏金之衣揮羽之笠非吾祖舊法有以見國家四百餘年能保社稷徒以儉德也近來風俗窮極奢侈民生困而國用匱竭此而已請宰相今後不以錦繡為服金玉為器又不使裘肥乘馬者擁其後各務儉約諷上而和下風俗可以歸厚也前者追徵暴斂之布使合歸於納者然恐官吏貪緣為姦

細民未蒙實惠故宜分付諸司以充來歲新貢
令其得免先納借貸之弊行省既有文移當早
施行三食邑既立之後百僚俸祿不備夫以一
國之主取群臣養廉之資以實私藏豈不貽譏
後世請問諸兩國罷食邑還屬廣興倉充其俸
祿京畿土田除祖業口分餘皆折給為祿科田
行之近五十年邇者權豪之門奪占略盡中間
屢議釐革輒以危言覺欺上聽卒莫能行此大
臣不固執之所致也果能釐革悅者甚衆不悅
者權豪數十輩而已何憚而不果為哉州郡遠

年貢賦之逋欠者有司百計迫徵十分莫得其一秪是斂怨而已望下令自至正三年已前逋欠貢賦一切蠲免前此數年窮民有因暴斂典賣男女請令諸道存撫按廉使出牓許其來京自告因以官財量給贖還其買者亦令自首若不自首不與其直勒還父母甚者治罪

修築京城 訪大臣時上書 見東國通鑑

我太祖東征西討統三為一之後七十年而蒐用瘡痍之民起土木之役所不忍也故不城松京非不為也勢不可也至顯王初契丹蹂躪京邑

燒毀宮室當時若有城郭之固契丹未必蹴躙燒毀若此其甚且易也顯王二十年始命李可道築開京城郭厥後金山王子引兵而來西海忠淸道沙平津北無處不至不得入京都余古車羅大屯兵黃橋又不能入京都以有城郭也城郭之當修無智愚皆知之矣既定此議雖有陰陽忌諱確然不改然後可就也

雪谷詩序 東文選

雪谷鄭仲孚崔眷軒子壻而學於崔拙翁拙翁亢少許可人眷軒端不阿所好每爲予稱仲孚

之賢乎於是得其爲人仲孚既筮仕歷史翰不十年拜諫議大夫出守蔚州有惠政其去也民扶老携幼扳援涕泣莫可遏及奉國表如京師爲丞相别哥普化公所重將薦之天子而仲孚病不起有子曰樞奉柩東歸聞者莫不驚嘆痛惜嗚呼古之才而不壽者唐有李長吉宋有邢敦夫二子亦嘗見愛於民見重於大人如吾仲孚乎東方之士於仲孚之不幸驚嘆而痛惜之尤宜也所著詩若文若干篇樞編爲前後集共二卷得而觀之慘然圭復因書拙語其端歸諸

鄭氏樞今爲都官郎中寔予門生也

孝行錄序 見孝行錄

府院君吉昌權公嘗命工人畫二十四孝圖僕即圖爲贊人頗傳之旣而院君以畫與贊獻之菊齋國老菊齋又手抄三十有八事而以贊見諉於是前後所贊凡六十有四事而虞丘子附子路王延附黃香則爲章六十有二矣其辭語未免於冗且俚蓋欲田野之民皆得易讀而悉知也文士見之不指以爲調蚩符二符名東坡愛玉女洞水恐使者見紿破竹爲契令寺僧藏其一以爲信號調水符又宋景文作三泉觀龍洞詩後任焉

滄刻石本以獻景文曰近世文拙而好
石刻世謂岀泠特岀泠郎山岳篆也
者幾希、
然念菊齋公八旬有五吉昌公六旬有六、而晨
昏色養得其懽心、此亦老萊子七十而戲綵者
何異、僕將大書特書更為權氏孝行贊一章然後
乃已、至正六年五月初吉益齋居士李齊賢序、

讓右政丞權斷征東省事書見麗史

伏聞聖旨、國王丞相一時受命上自德慶府下
至小民踊躍歡抃不可勝言、又奉王旨凡一國
緊要利民利國勾當悉皆行下、見聞者莫不有
更生之望、但臣才微年邁萬事皆不如人、忽承

重命爲權省政丞感激之情上有天日恐不勝
任措躬無地惟望印寶旣至妙選賢能以備庶
官早下新命

宗廟昭穆位次議見麗史

謹按宗廟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太祖百世
不遷太祖而下父爲昭居左子爲穆居右昭穆
左右則百世亦不變故春秋左氏傳有太王之
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之文而尚書謂文
王曰穆考武王曰昭考是其昭穆不變之明
證也其兄弟相代者春秋公羊傳以爲昭穆同

班大宋祫享位次圖太祖與太宗哲宗與徽宗欽宗與高宗各位一世是則兄弟同班之法也二十二陵盖自江都去水而陸倉卒所置其制一堂五室而二十二陵神主一行而列所宜拓而廣之釐而正之然而不可造次而就未就之間四時之事無所於享且於五室略依東漢以來同堂異室之制其二十二神主一一各爲一房以別之太祖惠宗顯宗在太廟不遷則太祖之昭定光戴安於此無先之者居中室而以西爲上光宗之穆景宗戴宗之穆成宗爲從兄弟

居西第一室之第一第二房成宗之昭穆宗顯宗之昭德靖文居東第一室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房亦從兄弟也文宗之穆順宣肅居西第一室之第三第四第五房宣宗之昭獻宗肅宗之昭睿宗為從兄弟居東第五第六房睿宗之穆仁宗居西第六房仁宗之昭毅明神居東第七第八第九房神宗之穆熙宗明宗之穆康宗亦為從兄弟居西第七第八房康宗之昭高宗居東第十房合於左昭右穆兄弟同班之義若夫五室拓而廣之昭穆釐而正之則乞下中書

令禮官博士博議詳定施行

拾遺終

益齋先生年譜

至元二十四年忠烈王十四年丁亥十二月庚辰日先生生○二十五年戊子先生二歲○二十六年己丑先生三歲○二十七年庚寅先生四歲○二十八年辛卯先生五歲○二十九年壬辰先生六歲○三十年癸巳先生七歲○三十一年甲午先生八歲

元貞元年乙未先生九歲○二年丙申先生十歲

大德元年丁酉先生十一歲○二年戊戌先生十二歲十三年己亥先生十三歲○四年庚子先生十四歲○五年辛丑先生十五歲先生自幼嶷然如成人旣知爲文已有作者氣是歲冠成均

試又中丙科先生曰此小技耳不足以大畜吾德討論墳典淹貫精硏折衷以至當文定公大喜曰天其或者益大吾門乎聘夫人權氏文正公菊齋溥之女菊齋以知貢擧仍有權東床之選○六年壬寅先生十六歲○七年癸卯先生十七歲權務奉先庫判官延慶宮錄事○八年甲辰先生十八歲○九年乙巳先生十九歲○十年丙午先生二十歲○十一年丁未先生二十一歲

至大元年戊申先生二十二歲選入藝文館春秋館館中人推讓不敢論文是冬遷齊安府直講○二年己酉忠宣王元年先生二十三歲擢司憲糾正○三年庚戌先生二十四歲遷選部散郞○四年辛亥先生二十五歲再轉典校寺丞三司判官所居稱職

皇慶元年壬子先生二十六歲選為西海道按廉使有古持斧風陞成均樂正

冬提舉豊儲倉事○二年癸丑先生二十七歲拜內府副令豊儲監斗斛

內府校錙銖尺寸先生為之無難色人曰先生可謂不器君子矣

延祐元年甲寅忠肅王元年先生二十八歲時程朱之學始行中國未及東方

白頤正在元得而東還先生首先師受初忠宣王佐仁宗定內難迎立武宗故於兩朝寵遇無對遂請傳國于忠肅以太尉留京師邸搆萬卷堂考究以自娛因曰京師文學之士皆天下之選吾府中未有其人是吾羞也召先生至都元學士姚燧閻復元明善趙孟頫咸遊王門先生周旋其間學益進諸公歎賞不置上王問於先生曰我國古稱文物侔於中華今其學者皆從釋子以習章句雕蟲篆刻之徒寔繁而經明行修之士絕少其故何也先生對略曰殿下誠能廣學校謹庠序尊六藝明五教以闡先王之道孰有背真儒而

從釋子舍實學而習章句者我將見雕蟲篆刻之徒盡為經明行修之士矣王嘉納○二年乙卯先生二十九歲遷選部議郎秋兼拜成均祭酒○三年丙辰先生三十歲判典校寺事四月遷進賢館提學奉使西蜀所至題詠膾炙人口○四年丁巳先生三十一歲拜選部典書九月奉命如元賀上王誕日○五年戊午先生三十二歲○六年己未先生三十三歲從上王降香江南王於樓臺風物寓興遣懷每從容曰此間不可無李生也王召古杭吳壽山命寫真像而北村湯先生為之贊後三十二年先生奉國表如京師得見其寫真有我昔留形影之句○七年庚申先生三十四歲七月知密直事賜端誠翊贊功臣號又賜土田臧獲以賞燕吳侍從功奏授高麗王府斷事官九月知貢舉取崔龍甲李穀等王嘉其得人賜銀瓶五十米百石令辨學士宴冬如元至黃土店聞上王見譖不能自明不勝

憂憤作詩三篇又作明夷行一篇

至治元年辛酉先生三十五歲時上王竄吐蕃撒思結之地去京師萬五千里

先生守京師邸作詩呈柳清臣吳潛以叙憤懣之意丁文定公東菴憂 ○二年

壬戌先生三十六歲 ○三年癸亥先生三十七歲元議置征東省於我

東比內地先生如元上書都堂以中庸九經章綏遠人之義辨之請國其國人其人其議

遂寢時上王尚在吐蕃先生上書元郎中及丞相拜住請賜環辭旨懇惻忠憤激切拜住

請于帝量移于朶思麻之地先生往謁上王踰隴坻洮跋涉畏蜮之境謳吟途中忠憤藹

然是行道過則天墓留詩一篇畧曰邪將周餘分黷我唐日月又作小序以譏歐公之失

後得朱子感興詩如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之一篇自驗其識之正

泰定元年甲子先生三十八歲加匡靖大夫密直司事 ○二年乙

丑先生三十九歲改賜推誠亮節功臣號○再轉僉議評理政堂文學封金海君

三年丙寅先生四十歲移三司使○四年丁卯先生四十一歲

致和元年戊辰先生四十二歲二年己巳先生四十三歲

至順元年庚午先生四十四歲忠惠王權國復爲政堂文學未幾罷○二

年辛未先生四十五歲○三年壬申忠肅王後元年先生四十六歲

元統元年癸酉先生四十七歲○二年甲戌先生四十八歲

後至元元年乙亥先生四十九歲○二年丙子先生五十歲以三重大匡領藝文館事○三年丁丑先生五十一歲○四年戊

寅先生五十二歲○五年己卯先生五十三歲二月忠肅王薨政丞曹頔會百官屯兵永安宮宣言逐去君側惡小陰

爲瀋王地忠惠王率輕騎擊殺之其黨之在

者甚衆必欲抵王罪元遣使召王人心危疑禍且不測先生憤不顧曰吾知吾君之子而已從之知京師代舌以筆事得辨析

○六年庚辰 忠惠王後元年先生五十四歲四月東歸有題齊化門酒樓詩既還群小益煽先生屛迹不出

至正元年辛巳 先生五十五歲

○二年壬午 先生五十六歲夏著櫟翁稗說

○三年癸未 先生五十七歲十一月元使臣朶赤等來須郊天赦詔王出迎城外朶赤因露刃執王上馬回去事出倉卒群臣遑遑罔知所措先生上書請赦

○四年甲申 先生五十八歲冬忠穆王即位年八歲拜先生判三司事進府院君領孝思觀事置書筵以先生為師先生進言王之有瑕者必待良工雕琢然後成其寶器人君豈皆無失必待良臣啓沃然後能成其聖德因曰臣等不叅待講之時宜令元松壽常在左右講磨道義先生又上書都堂請更擇賢儒二人講孝經語孟大學中

庸以習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道又選正直
謹厚好學愛禮者十輩左右輔導親宰相斥
褻狎聲色玩好不使接于耳目習與性成德
造罔覺華政房以絶請謁標功過以杜僥倖
禁金銀錦繡以昭儉德竊適久貢賦以安民
生後謂錦城君羅益禧曰吾前以二三策曉
執政者未見施行常愧
不能勇去遂上書乞退○五年乙酉先生五十九歲
○六年丙戌先生六十歲上箋乞免書筵講說擧贊成事安軸密直副使李
穀自代五月撰孝行錄六十二孝贊又作序以弁卷十一月王以閱讀所修本朝編年綱
目多闕漏命先生重撰又命修忠烈忠宣忠肅三朝實錄哭文正公菊齋○七年
丁亥先生六十一歲○八年戊子先生六十二歲三月拜提調經史都
監十二月忠穆王薨先生奉表如元請立忠定王○九年己丑忠定王元
年先生六十三歲○十年庚寅先生六十四歲○十一年辛

卯先生六十五歲冬恭愍即位末至國拜先
生右政丞權斷征東省事先生上書固辭
王不允又拜都僉議政丞先生令法司考覈
諸道存撫按廉功過遣洪元哲巡問平壤道
金鏞讒倭賊以許猷為西北面察訪下裴佺
朴守明于行省獄流盧英瑞尹時遇貶韓大
淳鄭天起時王在元數月國空 ○十二年壬
虛先生措處得宜人賴以安
辰恭愍王元年先生六十六歲開書筵復命
先生侍講趙日新挾負紲之功恣橫驕恣
以先生居右忌之先生知之白王曰臣不敢
居具瞻之地固辭不允又因墜馬傷足上箋
辭王不允加賜推誠亮節同德協義贊化功
臣號先生又上箋固辭王特遣左副代言柳
淑齎鷹揚上將軍金鏞就賜教旨不允其請先
生又再上箋牢讓不已遂致仕其冬日新聚
羣不逞夜入宮闈所忌縱兵誅殺先生以辭
位得免日新伏誅起先生為右政丞賜純誠
直節同德贊 ○十三年癸巳先生六十七歲
化功臣號　　　　　　　正月辭政丞五

月以府院君知貢舉取李穡等 ○十四年甲
有呈同知貢舉洪二相詩二首
午先生六十八歲十二月復爲右政丞 ○十五年乙未先生六十九歲
辭政丞 ○十六年丙申先生七十歲道臣奇輙等伏誅王以輙等財產
賜兩府先生辭以無功不受十二月爲門下侍中 ○十七年丁酉先生
七十一歲五月乞以本職致仕許之國制封
君致仕須祿有差旣老而猶受厚祿於義未
安故有是請朝論以爲本職致仕非所以敬
大臣也先生旣釋位閒居對客置酒商確古
今亹亹不倦國有大政王必使人咨決或時
引見講論經史討問治道先生引喻敷陳責
難懇懇王益敬重焉撰國史於家史官及三
館皆會焉後國史逸於兵燹又撰金鏡錄又
病國史不備撰紀年傳志後散失于紅賊之亂
惟自太祖至肅宗紀年在八月王命先生定
宗廟昭穆之
次先生上議 ○十八年戊戌先生七十二歲王以修築京城

訪大臣耆老先生上書畧曰三代而上不可知三代而下立都而無城郭未之聞也我太祖東征西討削平僭亂統三爲一之後七年而莬用瘡痍之民起土木之役所不忍也故不城於京非不爲也勢不可也有送朴大陽拔麃詩又有正朝詩 ○十九年己亥先生七十三歲有爲孫寶林呈執政詩 ○二十年庚子先生七十四歲 ○二十一年辛丑先生七十五歲二月王命先生講書無逸 ○二十二年壬寅先生七十六歲紅巾賊陷沒京城御駕南遷先生奔謁於尚州揮澴實曰今日播遷何異玄宗山之說又謂洪彥博曰古人稱壯哉山河魏國之寶也初若設險守隘制勝可必恨不圖也賊若野戰則我軍必敗但因雨雪乘賊不虞故勝之此賴宗社山河之祐也因扈駕至淸州登拱北樓先生應製和板上詩以進復封雞林府院君 ○二十三年癸卯先生七十七歲王在淸州久不

還都先生率諸宰進言曰松都宗廟所在國家根本宜速還駕以慰民望書雲觀以陰陽拘忌奏宜先駐駕城南興王寺後修東安殿王從之○二十四年甲辰先生七十八歲○二十五年乙巳先生七十九歲王寵昵辛旽先生白王曰臣嘗一見旽其骨法類古之凶人必貽後患請上勿近旽深銜之毀之百端以其老不得加害乃謂王曰儒者稱座主門生布列中外互相干請遂其所欲如李齊賢門生門下見門生遂為滿國之盜儒者之為害如此及旽之敗王曰益齋先見之明不可及已自少儕輩不敢斥名必稱益齋及為宰相無貴賤皆稱益齋其見重於世如此六月照磨胡若海以明州司徒方國珍使來獻方物及歸請詩于先生時先生以老憚於賦咏以請之勤乃作五言一篇遺之自後不復有所述○二十六年丙午先生八十歲○二十七年丁未先生八十一歲秋七月以病卒于第太常

諡文忠公冬十月有司具儀衛葬于牛峯之桃李村先塋洪武九年丙辰配享恭愍王廟庭

益齋先生年譜終

益齋先生年譜後叙

嗚呼先生文章德業豐功盛烈傳之悠久而不朽者雖載在東史而先生遺集之傳最不可踈略也是集所録素多踈略且鋟梓旣久板本刓缺幾不能辨者多矣不佞向宰月城時謀所以改之補之而旋移職次未果近先生後孫之居于慶者始斯役撮要東史之所載事實則彙補於年譜著述則添録於拾遺因請識其事不佞嘉之略書補綴顚末以歸之歲甲戌仲春通政大夫慶尙道觀察使慶州金曾應謹識

雞林府院君謚文忠李公墓誌銘

推忠保節同德贊化功臣三重大匡韓山君領藝文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

李穡撰

至正二十七年歲在丁未秋七月　推誠亮節同德協義贊化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雞林府院君領藝文春秋館事益齋先生李公以病卒于第年八十一大常謚文忠公十月有司具儀衛葬于牛峯縣桃李村先塋丙辰冬十月　配享玄陵廟庭公諱齊賢字仲思父

姓李氏新羅始祖赫居世有佐命之臣曰李謁
平眞從蘇判居明生兵部令金現兵部生三韓
功臣大守金書新羅王金溥旣納土入朝尙衣
祖安樂浪公主生女以妻金書生潤弘潤弘生
承訓承訓生周復周復生儞儞生後連後連生
寵遲寵遲生春貞春貞生玄福玄福生宣用宣
生升高升高生文林郎尙衣直長同正諱得堅
尙衣生贈左僕射諱蕭僕射生撿校政丞謚文
定諱瑱娶戴陵直朴仁亮之女辰韓國大夫人
以至元丁亥十二月庚辰生公公自幼岐嶷如

成人既知為文已有作者氣大德辛丑公年十
五鄭常侍僐試成均舉首負其能相頡頏聞公
所作消縮莫敢爭先公果為魁是歲菊齋權公
溥悅軒趙公簡試禮闈公又中丙科權公以其
子妻之公曰此小技耳不足以大畜吾德討論
墳典淹貫精研折衷以至當文定公大喜曰天
其或者益大吾門乎癸卯權務奉先庫判官延
慶宮錄事戊申選入藝文春秋館館中人推讓
不敢論文其冬遷齊安府直講己酉擢司憲糾
正庚戌遷選部散郎辛亥再轉典校寺丞三司

判官一聽居稱職皇慶壬子選爲西海道按廉使
有古詩祭風陞成均樂正冬擢豐儲倉丞癸
丑副令內府豐儲監丞辭內府被錙銖尺寸公
爲之無雜色人曰李公可謂不器君子矣忠宣
王從仁宗定內難迎立武宗故於兩朝寵遇無
對遂請傳國于忠肅以太尉留京師邸構萬卷
堂考究以自娛因曰京師文學之士皆天下之
選吾府中未有其人是吾羞也召至都賓延祐
甲寅正月也姚牧菴閻子靜元復初趙子昂咸
游王門公周旋其間學益進諸公稱歎不置乙

亦遷選部議郎秋拜成均祭酒因僉議郎丙辰
奉使西蜀所至題詠膾炙人口是歲判典校寺
事丁巳拜選部典書己未王降香江南遠莅風
物遇興遣懷每從容曰此間不可無李氏也其
中知密直司事賜端誠翊贊功臣之號知貢舉
時稱得士公年蓋三十四文定辰韓外舅姑三
堂宅皆無恙公舉觴稱壽一世歎之是年妻歿
高麗王府斷事官至治壬戌冬還京師未至忠
宣王被讒出西蕃明年公往謁謳吟道中忠憤
藹然泰定甲子加匡靖大夫密直司事乙丑改

賜功臣號曰推誠亮節再轉僉議評理政堂文
學丙寅移三司使天曆庚午忠惠王權國復為
政堂文學未幾罷後至元丙子以三重大匡封
金海君領藝文館事己卯春二月忠肅王薨其
秋政丞曹頔脅百官屯兵永安宮宣言逐去君
側惡小而陰為瀋王地忠惠王率精騎擊殺之
而其黨之在都者甚衆以欲誣王罪人心疑危
禍且不測公憤不顧曰吾知吾君之子而已從
之如京師代古以筆事得辨析功在一等既還
群小益媢公屛迹不出著櫟翁稗說至正甲申

冬忠穆王即位進府院君領孝思觀事書筵以
公爲師丙戌修忠烈王實錄戊子判三司事辛
卯冬玄陵即位未至國拜公右政丞權署征東
省事數月國空虛公措置得宜人賴以安壬辰
賜推誠亮節同德協義贊化功臣之號元從功
臣趙日新忌公居其上公知之三上表固辭其
冬十月日新聚群不逞夜入宮害所忌縱兵誅
殺公以辭位得免日新伏誅起公爲右政丞癸
巳正月辭五月以府院君知貢擧甲午十二月
復爲右政丞明年又辭公年七十封金海侯十

二月為門下侍中丁酉五月乞以本職致仕從
之國制封君致仕頒祿有差旣老而猶受厚祿
於義不安故有是請朝論以為本職致仕非所
以敬大臣也壬寅復封雞林府院君公自十五
登科名盖一世立朝以來專奉文書歷外制於
藝文春秋館由屬官至兩府封君未嘗去職唯
忠定三年不與焉以公嘗奉表請立玄陵故也
公天資厚重輔以學問高明正大故其發於議
論措諸事業者燁然可觀也初公讀史筆削大
義必法春秋至則天紀曰那將周餘分續我唐

日月後得步子綱目自驗其識之正人有片善
稱譽惟恐不聞先輩遺事雖細以爲難及平生
未嘗疾言遽色有及於猥語對客置酒商確古
今亹亹不倦崔拙翁歎曰士別三日刮目相待
吾於益齋見之矣公務遵舊法不喜更張嘗曰
吾志豈不如古人但吾才不及今人耳公之孫
連姻奇氏公忌其盛滿及其拜平章玄陵勅兩
制賦詩以賀且命公叙其事公辭不爲自號益
齋辛旽之敗玄陵曰益齋先見之明不可及也
嘗言旽非端人今果驗公自少儕輩不敢斥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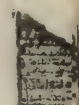
必稱益齋及爲宰相人無貴賤皆稱益齋眞見
重於世如此公所著文集若干卷行于世公凡
三娶吉昌國夫人權氏生二男三女長男曰瑞
種奉常大夫宗簿副令次曰達尊奉常大夫典
理摠郎寶文閣直提學知製敎長女適正順大
夫判司僕寺事任德壽次適中正大夫典農正
李係孫次適銀靑光祿大夫簽書樞密院事翰
林院大學士金希祖封義和宅主壽春國夫人
朴氏宣授西京等處萬戶府副萬戶中顯大夫
司僕正諱居實之女生一男三女男曰彰路奉

翊大夫関城尹長女適正順大夫判典農寺事朴東生次適奉順大夫判典校寺事宋懋次惠妃今為尼瑞原郡夫人徐氏通直郎知瑞州事諱仲麟之女生二女長適中正大夫三司右尹金南雨次適奉善大夫典醫副正李有芳側室生二女長適中郎將林富陽次幼宗簿竪寡直使兼監察大夫洪侑之女生一男二女男曰寶林佳靖大夫政堂文學商議會議都監事進賢館大提學上護軍長女適通憲大夫判衛尉寺事趙茂次適中顯大夫順興府使李元禧又娶

檢校中郎將金松桂女生一男曰元益取文宗直
崔沆女生一男幼㧾郎娶上黨君白頤正女生
三男一女長曰德林朝奉郎驪興郡事次曰壽
林奉翊大夫同知密直司事仕元朝爲翰林學
士資善大夫以故贈父大常卿具勳階爵次曰
學林中顯大夫小府尹女適奉翊大夫開城尹
光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奇仁傑開城娶重大
匡清城君謚平簡諱公義之女韓氏生一女適
春秋檢閱元亨繼室正順大夫判典客寺事金
昴之女生二男一女長曰蟠刪定都監判官次

曰袞慶仙官錄事女幼司僕生二男四女長男
曰純義奉善大夫軍器少尹次曰純禮中郎將
長女適通直郎起居郎知製教申渾次適中正
大夫親御軍大護軍朴永忠次適奉先大夫少
府尹黃佺次適中郎將金鏞典農正生二男一
女長曰陽郎將次曰亮中郎將女適通憲大夫
判繕工寺事安翊判典農生三男一女長曰經
奉善大夫軍器少尹次緯別將次殊文別將女
幼典校生一男幼左尹生二男長曰上佐次曰
廣大 女皆幼曾孫男女若干人趙衛尉生二男

二女長曰從善中郎將次遊善權務安皆初李
順與生一男一女男曰有喜崇恩殿直女皆幼
驪興生二男二女長男曰申承奉郎供造署令
次曰寧長女適正順大夫判衛尉寺事李承源
次適宣德郎通禮門祗候鄭游禮賓直生二男
二女長曰崇義次崇道與容錄事安皆幼小府
生一男二女男幼長女適司憲持平金禹貝次
幼寧開城生一男曰慎純義生一女幼純禮生
一男曰滋一女幼申渾生一男二女男曰浩大
殿揖諭中郎將長女適郎將黃允奇次幼大護

軍生三男三女長曰龍壽別將餘皆幼黃少府
生一男二女男曰藥奴餘皆幼隲生一男一女
男曰孝奴女幼亮生三男一女長曰佾恭次佾
謙餘幼銘曰
天地儲精公迺挺生奎壁耀芒公迺發揚名溢
域中身居海東道德之首文章之宗北斗泰山
昌黎之韓光風霽月舂陵茂叔四秉國鈞年踰
八旬麟鳳其瑞蓍龜其神功在社稷澤流生民
閟宮升配哀榮無對惟爾子孫忠孝是遵勿謂
無知公在九原

高麗益齋公以德望文章倡於當世所著詩文
名爲亂藁雜記時事謂之稗說非徒詞旨典雅
前朝上下五百年之跡大略可見實與麗史相
爲表裏者也刊行旣久未免缺誤宣德六年夏
殿下命文臣釐正繕寫刊于江原道之原州旅
公道德之高功業之盛後輩所欽慕而未及見
獨其英華之統及後世者唯文章是賴耳學者
聞其風誦其詩公有興起者矣此集幾至湮晦
而特 命重梓以壽其傳我 殿下尊德右
文之美猗歟盛哉歲宣德壬子秋七月 日朝

奉大夫集賢殿應教藝文應教知製教經筵

檢討官臣金鑌奉　教敬跋

崇禎丙子後伍拾柒年癸酉正月雞林府重刊

益齋先生文集跋

庚子秋余在河村東都尹李公時發以新刻益齋先生文集印本見寄且曰益齋吾先祖也亂後內外文籍蕩失殆盡獨此編僅免灰燼恐遂湮沒不傳乃裒聚而設刻之今始訖工欲藏之名山以圖永久子其為我跋其後余謹受而卒業則其曰益齋亂稿者十卷曰櫟翁稗說者四卷曰孝行錄者一卷總若干卷因撫卷嘆曰富哉先生之文也敏哉李公之舉也傳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此但言其槩耳夫德學者流光其

遺風餘韻將百世而猶存豈但以五世限之哉
古之所謂不朽者三德也功也言也然有德者
未必有功有功者未必有言高麗五百年間名
世者多矣求其本末兼備始終一致巍然高出
無可議爲者惟先生有焉故今去先生之亡二
百三十四年其遺文之行世也如星斗麗天喬
嶽在望有目者皆可見至於鋒熖煨燼之中人
且收拾而寶藏之無所失墜又得賢子孫發揮
而揄揚之信乎其德厚而流光也余聞李公始
至東都也賊退甫爾荊棘瀰城公私赤立李公

為之未久政通人和凡百施為稍稍復舊乃於調度征繕之暇留心於文教之事悉取古書籍之有關於學習者刊刻而廣布焉於先生之文尤加惓惓焉不數月間成此大役敏速如神可見公政事文學之才出入遠甚真可謂先生之後也余於先生亦忝係外派昔在己巳間先君子出牧清州余省覲往來因獲瞻拜先生遺像於進士李潛家潛又先生遠裔也望儼卽溫至今森然在目其後聞遺像不全於兵火為之流然而悲豈料三十年後得見此全集也人事變

遷俯仰今古不得不重有感焉若夫先生文章德業之盛牧隱之序盡之余不敢贅只樂道府尹公之事且記余之所感者而歸之使後之覽者知斯集之益可貴重也是年九月上澣後學

豐山柳 成龍謹跋

惟我先祖益齋文忠公挺生麗季其道德文章
之盛傳之信史載之誌銘班班可考非後人之
所容追贅也所著亂藁稗說及孝行錄等
書舊有板本於雞林雞林即我李之隴西也然
其行世既久刓缺幾盡屬經兵火並與其人家
藏箚藁而俱燼吁生乎數百載之下遡乎數百
載之上得見其英華之發者獨賴此篇之存而
今其湮晦有至於斯此斯文之所共歎惜而況
在爲之後裔者乎孫之不肖宰忝于茲即與宗
人之在斯境者亟謀重梓人皆樂助其費經以

西川鄭相公再以書囑之勤族祖前正言克亂氏搜寄其家藏孝行錄勉以并刊噫以不肖追慕之拳拳而復有宗人之助相公之囑正言公之勉此事之所以克濟也本叢及說與錄三書總若干卷皆親加讎挍大其字於舊刻且收輯詩文之逸於本集者數篇附之卷末至其孝行一部乃於簿領之暇手自繕寫者非曰能之欲寓其區區敬慕之意耳刻既成不可沒其顛末歲月於是乎云萬曆庚子中秋十一代孫通政大夫守慶州府尹時發謹識